

風從哪裡來，到哪裡去？

——中國青年與信仰見證

「亮」、「杰」、「晶」合著

（編者按：本刊今期以青年人的信仰歷程為主題，邀請各地的公教青年執筆發揮。探索信仰之路雖然各有不同，但殊途同歸，亦不乏共通之處，特此與讀者分享年青一代的心路歷程。以下是一篇由三位青年合寫的生活見證；其他各篇，都是由他們的實際經歷提煉而成，請讀者給予鼓勵及支持。）

亮：「恩典之路」

我生於一個世代天主教家庭，作為家中的老么，父母和三個姐姐都很疼愛我。受家庭環境熏陶，我的信仰從來都被認為是理所應當，唸經、參與彌撒更是教友的本份，在我心中，天主是一位高高在上的、甚至讓我懼怕的神。

2007年夏天，由於高考成績不太理想，我度過了一段近乎絕望的生活，我怨恨家人，更痛恨命運，我的心好像都要窒息了，我知道我不能再依靠家人，而要憑借自己的力量努力堅持下去。當我開始打拼時，那愛我的天主驚奇地伸出了

祂的援助之手。由於我工作的地方距離教堂很近，我開始參加教堂的青年團體，大家一起讀經、祈禱、服務、朝聖，我感受到了青年基督徒的生命力和歸屬感。

2008年夏天，我辭工開始自學考試的課程，在我就讀的學校中，有教會青年團體組織校園聚會，看到這些青年臉上洋溢著燦爛喜樂的笑容，我心中也特別渴望像他們一樣，於是除了積極參與聚會外，我開始在青年團體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務。在一年服務的過程中我成長很大，也越來越感到內心有一種深深的渴望更加認識主，認識祂無限的愛。

感謝天主，祂看到了我的渴望，在2010年春，我有幸接受青年團體新招募的培育，在那幾個月的祈禱中，天父親自包紮我內心的傷痛，重建我與父母、與他人的關係，祂把我完全破碎，又重建起來。我開始學習和愛我的天父建立深的、個人的親密關係。信仰不再是從父母「遺傳」而來的，開始慢慢成為屬於我自己的信仰。培育快結束的時候，通過避靜祈禱分辨，我發現自己有更深的渴望：我願意把青春年華奉獻一年，全職為中國大陸的青年基督徒服務。感謝主繼續滿全我的渴望，我留在青年團體服務了一年。

現在回顧那一年的服務經驗時才發現：哪裡是我為天主服務，分明就是天父要更深地愛我！我在團體中學會了怎樣與別人相處，遇到了伴我成長的靈修導師，更重要的是我在這裡遇見了我現在的太太，我們在2012年結婚，現在我們有一個2歲多的可愛女兒。在服務過程中，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經驗是在一次朝拜聖體時，神父對我說：「來我的葡萄園

工作，工人自當有他的工資。」盡管當時的我不明白，但這句話彷彿烙印在我心中，總感覺對我有莫名其妙的力量。

我離開團體之後做過很多份工作，女兒的誕生，讓我瞬間增加了責任感，我很努力工作，希望讓這個小小的家庭有一個安穩的生活，但這份工作讓我感到沒有動力，這並不是我所渴望的，我感到苦悶、迷茫、彷徨，以至於偶爾晚上下班後會一個人在馬路邊，喝著啤酒讓自己的淚水流在心田。我知道我心中仍然隱隱地有服務教會的渴望，卻不敢讓自己想的太多，因為就我自己的眼光看來是難以實現的。我問我的天主：「你到底要我去向何方？」

生活雖然艱難，但是感恩的是 2013 年參加了依納爵靈修陪伴的課程，讓我對自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也更加系統的整理了我的祈禱和避靜經驗。更讓我感恩的是在過程中結識了一位修女，她介紹我到備修院教書。聽到這個消息，我懵了！「天主啊！我這輩子都沒想過我會去做一名教師，我能做些甚麼？」我自問，也問天主。

2014 年 10 月我有幸見到我在青年團體時的靈修導師，他推薦我去香港參加依納爵靈修研討會，在香港期間他再次給了我一個邀請：「亮子，要不要和我們一起做青年工作？」這再次讓我受寵若驚：「天主啊，我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如此的邀請？」懷著對天主無比感恩和信賴的心情，我在 2015 年 1 月底辭掉了學校的工作，開始了青年使徒的工作。

現在回看這一路，天主的恩寵藉著我的挫敗進入我的生命；我漸漸明白，天主不讓我走人手所修建的路，是因為祂

有一條更高超的恩典之路給我。那些在外闖蕩的孤獨經驗，讓我更加明瞭一個很深的渴望：做天父的小兒子，為天父的國工作。因為祂的邀請讓我不再是生活的奴隸，而是做祂的兒子，和我的長兄耶穌基督一起分擔祂天國的產業。那是天主的一份邀請，我不得不感嘆：「上主，你的工程是多麼偉大微妙，你的計劃是多麼神秘玄奧！」（詠 92：6）

晶：做一個有愛的老大

在一次青少年暑期要理班中，我協助籌備工作，因為孩子很多，服務人員特別是很需要男性，我就留下來繼續幫忙。每天 5 點多起床祈禱，安排孩子起床，維持一天的紀律，帶領課間小活動等。晚上要安排和管理男孩子們的課外活動、洗澡和休息。孩子們正是發育的階段，能量很大，常常鬧來鬧去，不肯安靜入睡。以至於我每天晚上都是忙到 11 點多，簡單祈禱後就馬上入睡，感覺很疲勞。印象最深的是幾個男孩子，我常常和他們打架玩，六七個打我一個，每次我都把他們「收拾」得貼貼服服。連最調皮的也服我，管我叫「老大」。我很喜歡他們，也盡力愛他們。

有一次彌撒中，神父講道時說道：「平時大家都叫老大，老大，可是做老大要承擔甚麼？付出甚麼？答案就是愛。」在那個時刻我感到這句話是天主借著神父的口親自對我說的，心裡感受到天父的愛和安慰，充滿深度的平安，淚水不由自主的流了下來。之前的辛苦勞累，都一掃而空。距離我比較近的正好是幾個平時調皮的男孩子，他們看到我的狀況，

有點不知所措；我猜想或許他們在為平時的故意犯錯而自責，所以都湊過來關心我，都睜大眼睛看著我，不停地問我：「怎麼了？」其中一個年齡稍大些的，也是唯一還在慕道的調皮男孩，湊過來略帶點傷心的語氣說：「老師你別哭了，我相信天主是真的了。」

我被他稚氣的安慰所感動，相信他的話也發自肺腑。這一刻我徹底的被天主的愛擊垮了，淚水猶如決堤的江河一樣奔流而下；雖然此刻我的雙眼模糊，但神志異常的清醒，內心充滿喜樂和平安，我蹲下輕輕的將他的小腦袋摟入懷中對他說：「放心，我只是聽到天父爸爸對我說話了，感動的流淚。」他稍稍安了心，而我的心中卻充滿了愛與柔情，淚水不斷地淌下，直到彌撒結束。

杰：相視的微笑，在主內凝結成愛

從 2006 年夏天開始我就與教會的青年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。這些年的服務與陪伴，為我個人是一個教學相長的過程。每當我從他們臉上看到天主的光榮時，我都真心為他們的生命喝彩！

今年 29 歲的我至今還常常被剛剛相識的人冠以「大男孩」的稱號，這或許是因為常常與青年人玩在一起的原因，於是待人接物沒有那麼多的拘謹與城府！我一直把這件事當做是我自身的優點。與一些青年人熟絡起來後，談起對我的第一印象，應該就是初見時的微笑吧！

小志就是這樣評價我的。小志留給我的印象是那種不愛

出風頭的男生，每次來都是比較「低調」，每次我們見面也都是點頭、微笑、略微的寒暄，沒有太多交集。畢業後，他到南方工作。有天突然收到他的 QQ 留言，告訴我挺懷念曾經來教會參與彌撒和參加活動的日子，也說他在南方工作地方偏遠，工作強度也大，僅有的休息時間幾乎都在睡覺。所以只好在網絡上找教會的朋友聊聊天，希望能一解信仰上的「遠渴」。於是，就這樣我與他的交集就漸漸多了起來，偶爾會透過網絡寒暄，聽聽他的工作上牢騷和他對信仰的認識，我也會聊聊這裡的青年團體的近況。

2014 年的深秋的一天我接到小志的電話，他說他要回趟家路過蘭州，希望與我見個面聊聊天。我欣然答應他的邀請，約在一家烤肉店裡，再次見面已經時隔 5 年，他臉龐未變太多，只是那個陪領導上司吃喝的「腐敗肚」微微隆起，令我不禁莞爾。而他見我的第一句話是：「哥，你沒咋變，還是那個開朗的大男生！」「你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你的笑！」

我們坐下要了幾把烤肉，沒吃兩口他就說起剛去南方日子裡過的不算好，先是經歷了一場無疾而終的戀愛，然後家中又出了一些變故，使得他開始懷疑信仰，覺得如果天主是愛，為甚麼他就一丁點沒有感受到被愛，反而是設置很多困難讓他不斷受苦。最極端的時候他曾怨恨他周遭的一切！他說：「當時的咒罵、憤怒並沒有為我的生活帶來絲毫改變，反倒讓自己感到更難受，自己靜下來的時候，腦海裡想起的都是上學時去教堂和同齡人相聚的愉快經驗。也是那時，太想找個出口，哪怕有人能聽聽我的牢騷和困惑，並排解對故

鄉的懷念以及之前對信仰的怨氣！」

他說完這些我有點驚訝！我說：「你若不說之前發生了那些事，我真會單純以為你在那邊感到比較孤單，渴望和家鄉人聊聊天而已！」

「是，剛開始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工作難免會感到寂寞，」他接著說道。「可能是自己之前太亢奮，漸漸自己感到累了，不再自己作自己了，於是開始花心思在自己的工作上面，也幹出了點小成績。慢慢也有了一些時間，於是又重新回到教堂。在一次避靜祈禱中，我聆聽完福音，就開始抑制不住地流淚，我完全被自己的狀態嚇到！還好當時身邊所有的教友都過來安慰我，才讓我不再那麼緊張！」

他的分享讓我心中滿是感動，由衷的為他喜悅；那個哭泣的經驗為他的痛苦是多麼好的一份慰藉呢！上主那雙奇妙的手，在我毫不知情的境遇中和我一起聆聽小志，原本只以為與一個身在遠方的青年聊聊故鄉，誰知竟然因一個禮貌式的微笑使我同他走過一程低谷的旅途；也讓我看到了自己在別人的生命中的角色，僅僅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點，然而這個點卻是天主預先為他設定好的！想到這不禁內心竊喜，看來天主也不嫌棄我，竟肯用這個傻乎乎人做祂的器皿！

若問我甚麼是最好的呢？

答案是：主的安排是最好的！

因為見面時的一個微笑，卻已成為上主愛的伏筆。

難道這不是件奇妙的事嗎？

□